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三。

沙市的氣候宜人，年平均溫是攝氏二十二度，一件恤衫，可以從年頭穿到年尾。最令人心曠神怡的，是她和熙的微風，從大西洋上，輕輕襲來，終日不斷。艷陽永遠展露著笑靨，親吻著人們的肌膚，印上了古銅色的唇膏。更迷人的是海邊的沙灘，平直的延伸下去，永遠沒有止境。海浪層層地翻捲著，遠望過去，一道道晶碧的玉牆，上面雕著白色的花邊。近處，晶壁塌了，銀花碎了，到處崩濺著凌亂的泡沫。

我常常迷失在那半透明而又具堅實感的曲線上，每每前波還在掙扎徬徨之際，後浪又在無痕的山峰上湧起。千層萬卷，五光十色，令人永遠捕捉不住那動態的盪漾。

起伏的海面本是一片深藍，夾雜著條狀的綠帶，偶而飄過一些白花。漸漸地，蒼天似乎彎下了嬌軀，水色的反光漸漸隆起，頂端銀蛇閃爍，把波面劃得破碎萬端。倏然，一汪水丘脫列而出，上沿倒捲著一溜溜變化不止的琉璃飛簷，擠軋排駁。瞬間，但見怒濤洶湧，玉牆晶碎，白沫紛飛，眼前綻開了一片花團錦簇。

昇退的水勢交逼著，浪頭又互擁著緩緩升起。一溜淺綠透光的邊沿逐漸向下，顏色愈來愈深，露出一派柔美無匹的弧形。點點片片一閃即逝的反光，襯托著平滑的浪腹上昇，它不停的翻滾，也分不清是朝向何方。

波身的顏色清淡了，泛出了青綠，後面的水勢又不斷加強。眼看它變薄了，顯得清脆異常。剎時，波峰炸裂了，吐著白沫，迎著殘餘的前浪，激蕩翻騰。一片凌亂的白，轟隆連聲，再也分不清的水與浪，滑上了沙灘，撒下了觸目的片片。

我常常在人少的時候，獨自走到沙灘上。海風包圍著我，濤聲牽曳著我，回憶便成了難以逃避的避難所。戰敗的兵士，流浪的孤兒，全然喪失了正視現實的勇氣。我每次面對這一幅幅的美景，心裡總是翻攪著不該有的苦澀，難以自諒。

當那點點滴滴的往事，由殘破的雲天中滲漏出來時，這沙灘宜人的景色，就立刻化為無邊的地獄，啃噬著我猶存的靈魂。微風令我感到落寞，浪花更顯得淒涼。幻想中，我穿過那一排排瑩壁，走出這個人生。但是，在浪潮的另一端呢？是不是還有另一個人生？是不是也有一個自憐自怨、沒有勇氣面對自我的不幸者？

由於逃避性的自我安慰，美感往往與傷感混合在一起。從小，我就偏愛一些悽楚的愛情故事，如《紅樓夢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等；還有些悽惻纏綿的影片，如《翠堤春曉》、《珍妮的畫像》，沒有一部不在我心海裡激盪縈迴。

人生的悲歡離合、生老病死反覆無常，總是得不到一刻的安寧。往往在一件事還沒有成為過去時，另一個事件就接踵而來。人們永遠無法看見全貌，不知道什麼才是幸福，更無從相信永恒。因此，在心靈顫動的那一剎，人們寧願捕捉住一絲浮光掠影，珍貴地保存回味，不時地陶醉在那虛幻的時空中。

只是，我騙不了自己，所謂的珍貴回憶，都來自自己的斷章取義。我不是不知道什麼是幸福，也不是不知道如何得到。然而，由於情感上的懦弱，我既怕幸福是個幻景，又怕自己不能掌握。於是便告訴自己，春花秋月只存在於春與秋，它不可能屬於我，等下一個春秋再來欣賞吧！

一九七二年狂歡節序幕開始時，正是隆冬已去，而春日未到。我恰如走到人生的一個盡頭，沒有半點歡悅，也沒有一絲期望。看著人們興奮的神色，我甚至連一股嫉妒的情緒，都是懶洋洋地，激動不起來。

巴西的狂歡節亦稱嘉年華會，是在殖民時代葡萄牙人傳下來的節日。當時巴西的社會階級分明，地主及農奴平日分際嚴格。但是，一到了狂歡節這幾天，所有的規矩都被丟到九霄雲外。大家不分彼此，群聚一堂，唱歌跳舞，人人狂歡作樂。

漸漸地，狂歡的形式又注入了一股力量，那就是巴西特有的音樂——森巴。森巴旋律簡單，易於上口，舞步又極端的自由。只要人的雙腳離地，只要還有體力，就可以跳得不亦樂乎。狂歡加上亂舞，便為巴西人人喜愛、個個狂熱的節日。

在歐洲農業社會中，狂歡節的立意本與我國的農曆新年一樣，時間上也差不多。也是在農閒之後，彼時隆冬甫過，冰雪已溶，大地青綠初綻。人們儲存了整個冬日的精力，必須發洩。再加上春耕在即，正好先盡興的玩樂幾天，過此之後，一年的辛勤又開始了。

在初，這個節日前後持續了將近一個月。工業社會時間寶貴，便自然而然地濃縮為三天。但在沙市，由於人們的刻意維護，尚可看出那古老的傳統。

遠在一個月前的「康瑟桑」節時，人們即將聖母像捧出，渡海出巡，繞境一周。然後就是小型的「廟會」，由地方商會主持，在各郊區巡迴舉行。這時大家都會奔走相告，狂歡節快要到了。

這種廟會為期三天，以當地教堂前的廣場為中心，圍成一個露天的會場。場中有各種電動娛樂玩具以及飲食攤販，都是通宵達旦。這時正逢新鮮肥美的大螃蟹上市，佐以甘蔗酒，鮮美無比。人們熙來攘往，穿著紅綠，正是青年們尋偶的大好良機。戀愛談膩了，還可以三五成群地，圍在一些不知疲累的鼓手旁，邊唱邊跳。

音樂舞蹈幾乎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沒有一個巴西人不會哼上兩句。森巴的節奏更是暢流在他們的血管裡，不必使用樂器，任何在手中的東西，他們都能敲打出令人興奮歡悅的森巴節拍來。

沙市最著名的古跡，是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建築的一座聖法蘭西斯教堂。其內部所有的聖像以及壁上的浮雕，都是用真金敷成。不僅氣派堂皇，藝術氣息也不同凡響。教堂前的廣場便是沙市狂歡的起點，由這裡開始，沿著市中心的九月七日大道，一直延伸到一個有數公頃大的公園。沿路到處張燈結彩，七色繽紛。

巴西地大物博，是南美洲最具潛力的國家，目前剛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。人民收入所得並不高，但是民性憨厚，樂天知命。更幸運的是數百年來沒有遭過兵燹，再加上地理環境優越，沒有火山地震，也沒有颱風海嘯。兼以氣候溫暖，物產豐富，以致人們不事積蓄。每逢節日慶典，家家戶戶大肆鋪張，極盡奢華之所能。

沙市的發展是近十年的事，最重要財源之一是新發現的石油。年來產量居全國之冠。現任州長因之活躍政壇，頗有問鼎總統寶座的野心。他在本市開闢了一個方圓六百公里的工業區，號召國人投資建廠。今年正好配合狂歡節大事宣傳，表彰其功績。

九月七日大道是沙市的精華地帶，公司的辦公樓，商店的營業部門，都以這一帶為中心。平時這裡車水馬龍，從早到晚絡繹不絕。然而一到狂歡節，車輛一律改道行駛，空蕩蕩的馬路，立刻成了兒童的樂園。

路旁兩側的人行道，早由居民各佔地盤，自行車板凳相互銜接，搭成臨時看臺。只要還有能夠利用的空地，就會有小販租佔，擺設些冷飲咖啡，以招徠顧客。

這時，人們無所事事，在馬路上穿梭來往。年輕貌美的女郎，更是奇裝異服，倩笑招搖。多少韻事，多少風情，在這一剎那中點燃了火花，漸漸增長，不斷地蔓延。

這當兒人們所關心的不再是工作，也不再是足球。外在的世界消逝了，每個人內心的歡愉，都掛在嘴角上。日常的談話，也離不開如何歡渡這一年一度的佳節。